

价值时代的艺术品投资

文/刘尚勇

投资的时代

今天对于生活在大都市的人来说，投资是必需的也是无奈的，因为投资有可能致富，而不投资只能滑向贫困。但生活的风险依然存在，例如：通货膨胀，金融危机，自然灾害，重大疾病等。社会人群的贫富分化，每时每刻都在无情地进行着。你时时刻刻都要面临选择：“你要哪一边？”“富有还是贫困？”“投还是不投？”投资甚至是强迫性的，不是你愿意不愿意的事，是你不得不面对的事。

今天生活在城市的人们，不可能去种田，也不可能回到以农业为主的时代。大量的城郊农田被水泥覆盖，成为工业开发区或城市新区。

同样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，也不可能选择去工厂做工。因为工厂主要容纳的是离开了土地的农民工，他们作为廉价劳动力成为了产业工人的主力军。

而城市化的进程（这是一种世界发展的大趋势），却还在大规模的“集聚人口”。将人们从广大而分散的土地中剥离出来，引入城市。以期达到集中管理、就近服务、资源节约的目的。那么，城市中的人们又如何谋生呢？他们只能去服务机构就业，互相服务，交换对等的服务价值，以维持在城市中最基本的生活必需。你要想变被动为主动，变平庸为富有，你就必须关注价值：必须有所投资。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“价值时代”。

为什么“城市化”这么重要呢？因为城市化可以造成大规模的有效需求，而需求是市场的根本，在市场经济为主导的今天，市场是最大的政治，市场决定一切。其实所有的外交努力和大国之间的博弈，都是围绕着市场利益进行的。市场就是话语权，美国在伊拉克找到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了吗？没有！它只找到了大规模的油田。需求就是定价权，需求决定了价值，艺术品亦如是。城市游戏已经开始，游戏的制高点是价值投资。

价值时代

“价值投资”已经是当下经济生活中最时尚的话题了。我们身边的许多人买房子已不仅仅是解决个人的容身居住的问题，它还是对一项资产的有效投资；许多人买股票，也不是想参与企业的管理与生产，更不是为了国企改革解困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，它是通过搏取股价涨跌的差价获取投资收益；许多人投资艺术品，也不完全满足审美消费的需求，他把艺术品也看成是投资标的物，通过对艺术品的交易获得相关利润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投资者往往不是看重标的物本身的实用功能，而是看中了其中的投资价值。

艺术品的投资时代

不久前，深圳艺术品产权交易所已经开张运营，国内类似的艺术品产权交易也将跟进。今天艺术品已经被赋予了很强交易功能的金融属性。它向人们沉积已久的传统观念挑战，艺术品不仅仅是用来欣赏

的，它还被看成是财富的一部分，是投资的标的物，是可以炒作的金融资产，它甚至异化为可以变现货币的市场筹码。

那么艺术品是如何被金融化的？又如何对艺术品进行有效投资呢？如何防范在艺术品投资中的风险呢？艺术品投资有三大风险：“泡沫的风险”、“信用风险”和“信息不对称的风险”。

以往的艺术品交易，主要是满足个人收藏，是一种文化消费行为。同时，也是巨额财富拥有者剩余购买力的一种消遣。因为购买艺术品即不会引发通胀，触发社会矛盾，也不会减少货币的市场流通，社会经济依然良性运转。相比于哄抬物价，炒作民生必需，购买艺术品不会令人厌恶，反而令人尊敬。

今天，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快速发展的社会，人心浮躁，有钱无闲，金钱要求不断地增值，金钱有它魔鬼的一面，它有着强烈的增值欲望。投资变成了一种资本增值的工具。而艺术品最主要的一个增值方式，就是“可流动性增值”。艺术品区别于工艺品的主要特征就是可以多次交易，不断增值；而普通工艺品只能一次性交易，经过消费后价值递减。今天的艺术品在时间上、地域上，持有人当中反复交易，这种交易在各地的拍卖会上更为明显。表现为某件艺术品在短时间内，在不同地域的市场中，不断换手，甚至有人说，市场中许多艺术品永远只是在途而不能在库，有频繁的交易却没人肯收藏，就像是所有市场参与者都在玩着一个击鼓传花的游戏，眼见着风险越来越大，让人担心泡沫破灭的那一天。

这就是艺术品无限的增值空间与有限的价格承受力之间的矛盾，

我们称之为“泡沫的风险”。

艺术品投资的“信用风险”。

房地产、证券的价值背后有政府的信用做抵押。所以一有波动，政府就要出面干预，比如抑制房价、打压股市等。因为过度的投机，乖离了政府可以担保的信用范围。政府可不愿意承担泡沫破裂后的责任。

艺术品就不同了，政府没有把自己的信用放在艺术品当中，它不担保艺术品一定有价值。

早先，政府曾委托北京荣宝斋、上海朵云轩向社会发行美术品的文化价值，但那时主要看重的是政治价值和较纯粹的艺术价值。今天，经过反复易手，多次交易，这些艺术品的社会存量已经变得具有非常高的经济价值了。即便如此，当这些艺术品进入拍卖市场时，委托人大多选择匿名，不肯以自身的信用担保它们一定有价值。因此拍卖公司就更没理由担保它的价值了，因为拍卖公司只是撮合交易的中间人。

所以，拍卖是不担保的。这比不担保艺术品的真伪还重要，因为它都不担保艺术品一定有价值。这是艺术品投资区别与前两者的最大特征，被称之为“第三投资”。

第三投资是无信用担保的投资，它始终存在着信用风险。有人常以此垢病艺术品交易，那是不了解艺术品交易原本就不需要信用担保。

再谈谈“信息不对称的风险”。“信息不对称”是我们这个行业

最主要的特征，也是最大的风险来源。某件艺术品在没有任何担保的情况下，它到底是真、是假，是优是劣？值还是不值？市场中不同的人得到的信息有很大的不同。少数人可能会得到最隐秘最真切的信息，大多数人只能得到公开信息，从“信息经济学”的角度看，公开的信息就是过时的信息，以及包含着大量错误的误导信息。而“有心人”或称别有用心的人靠着驱动信息的更加不对称，从中谋利。上海人称“捣浆糊”，北京人说“搅混水”，说的都是一回事。因为这个市场极其特殊，它对假象是最包容、最隐忍，甚至最偏爱的。所以有人说，我们市场“水很深”，其实是“水很混”。这里曾经成功阻止了大资金对这个市场的进入。

所以说，这是一个江湖，是高手过招的地方。这是一个充满蛇蝎的阴险环境。你没有带齐各种解毒血清，就贸然闯入江湖，很可能中了毒，吃了药。上当吃亏，被迫退出。但是，我们也不能完全将这一市场看成是一个黑暗的江湖，在这一市场中，大部分人是具有良知的，是想买到好东西的，而且他们一定也买到了想要的东西，否则艺术市场就没今天这么火爆了。

那么别人是如何成功地投资了艺术品呢？现在市场流行着两种不同的说法：一种是马未都在百家讲坛中所说的“捡漏说”；一种是“亿元时代”以资本做后盾的“砸钱说”。

不可否认，早先的成功者都是“捡漏者”。中国在三十多年前经历了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文物艺术品一文不值，甚至还被说成是负价值，必须予以砸毁，否则“老命难保”。

“文革”后，国家落实政策，将没收的文物艺术品退还个人，文物艺术品再次有机会进入市场，从负价值到零价值，到有些价值，到很有价值……，文物艺术品在缓慢经历着价值回归的过程。而在这个过程中买到艺术品都属于“捡漏”，这是千载难逢的世纪“大漏”，参与其中的人都已经是这个行业中的成功人士了，其代表人物马未都等。艺术品在进行价值回归的同时，艺术品市场也在逐步地建立，艺术品交易制度在不断完善，这就为大资金进入市场扫清了障碍。当2009年，艺术品市场有一批艺术品单件过亿后，艺术品迎来了“亿元时代”。这是一个资本介入的时代，是一个“砸钱”的时代。它终结了捡漏，文物艺术品不但价有所值，短期内还会物超所值。这是许多旧市场的行家所无法接受的，但它代表了新的方向。是我们今天要特别关注的市场课题。

对艺术品市场发展的历史稍加回顾就会发现，市场经历了三个阶段：第一个阶段是行政干预的时代。一切从政治角度来考量，能跟上形势的就是好艺术品。反之，则是糟粕。第二个阶段是艺术品市场形成的初级阶段。是消费主导的时代，从创作者和经营者定价，转换到消费者定价，传统的收藏家是艺术品市场消费的终极者，他们的消费意愿形成了市场需求并影响了艺术品价格。市场追捧谁，谁的价格就高；市场不关注的，就被冷落，体现不出价值，无论你的艺术成就有多高。第三个阶段，现阶段的艺术品市场。现阶段的艺术品市场是资本干预的市场，资本正在构建自己的价值体系，比如当代艺术，红色经典，宋元绘画，明清绘画，皇家艺术，明清官窑等，艺术品不断出

现的超高价格，是资本在彰显着他们的文化权利。市场正在演变为资本的秀场，市场的运作也围绕着资本的指挥棒在转动。

今天，从对市场存量文化价值的竞争来看，许多人无疑是会非常绝望的。因为一般藏家无法与大资本进行角逐，但是也不会甘心就这样出局，只能期望新的文化价值的出现，当然，也有人期待着市场泡沫的破裂，艺术品市场出现暂时的“去金融化”的时机。那将是“行家”重返舞台的唯一机会。大家都在翘首以待。

（本文作者系北京荣宝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，文章摘自“2010 北京拍卖季之芷兰雅集艺术讲座”中刘尚勇专题讲座——《“第三项投资”为何备受关注》）